

編者語

一種刊物或書報之入世，當然各有其特殊之使命，是措詞用語，自然各有筆法，本書重大責任，在敘述西北年來實況與苦痛，故編者除本天良之驅使，誠懇敘述過近最去十年來西北色色形形外，對於字句章法，未暇工論，斯或幸免無訛，吟之詠也，不過在敘述當中，有對於當事者未隱之處，尙請鑒諒，以爲_之而述者尤須忠誠故也。

民國二十年七月於上海

序言

宋冰珊

史的事蹟，貴在翔實，欲求翔實，則非身歷其境者，把所見所聞一一筆之于書，日積月累，留作後日編史者之參考不可，今天國先生編成西北最近十年來史料一書，出以示余，并囑作序。我也是西北的一份子，對於西北近十年來紛亂淒慘之狀況，雖目睹耳聞，但以疏懶冗繁之故，未曾把經過的事實，一一搜集起來，加以分析，分類，歸納，以供有心人之研究參考，除了自慚之外，不能不欽佩天國先生的工作之繁巨與意志之堅決、視數年如一日，毫不間斷，而成今日之巨著，他不以我爲鄙而命作序，我以學淺識陋，堅辭未獲，雖不敢爲天國先生序，但因他的大著而引起我的想說話的動機，確覺得是不能已於言，於是把所要說的話，簡單的叙之於後。

第一，西北各省在我國歷史上確佔很重要的位置，據史所載，伏羲生於成紀，按成紀爲今甘肅隴南之天水伏羌秦安一帶地方，究竟生於何縣，其說不一。在他的時代，我國的人類社會，已由漁獵時代而進入牧畜時代。次至神農氏，氏生於烈山，爲今湖北江漢道，而長於姜水，爲今之陝西關中道岐山縣，到他的時代，人類社會，更由牧畜時代而漸進於農業時代，社會文明，逐漸發達。再次至黃帝，帝生於姬水，爲今之陝西，國於有熊，爲今之河南開封道新鄭縣，到他的時代，人類社會之文明組

織，已經大備，而創造文字，實開我國數千年文明之基。自是而後，則豫陝甘晉及楚之一部分，乃爲周秦漢唐各代之根據地，我們如果試着問：西北地高天寒，何以能爲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呢？我們若是詳考人類歷史的演進的階段，就知道凡人羣之遷徙，必因山川自然形勢以前進，中國之山脈河流，皆由西而東，與地球緯度成平行綫，故各民族之分布，亦多自西而東，又因西北地勢高厚，水易疏濬，除荆棘，闢田畝，甚爲適宜，加之黃帝苗裔，——就是我們所謂的漢族——分布於黃河流域，而又與蒙古族及支那民族互相對立，互相競爭，纔演成優勝的結果。（黃帝以前之史蹟，近有顧頡剛先生等力辨其訛，且疑堯舜禹爲非人，究之真僞如何，我們姑置不問，總之西北爲我國文化發源地，確是事實，無論何人，不能否認。）

第二，西北過去的歷史，確是很榮耀的，不但西北人可以自豪，即吾國的學術文化爲世界上最早六發源地之一，凡我國人，亦都常引以自驕，遠古史實，究竟眞乎僞乎，我們無從詳考，但是我們從現在的流行的歷史課本上到處都可以看見錯誤，從教授歷史的人的口頭上，時時刻刻都可以聽到付會，其實這種錯誤與付會的原因我們不能歸於編史者與講史者的良心上，我們只能歸於他們的行爲上，因爲他們大概有許多都是未曾移駕到過西北，亦未曾搜集西北各處的史料，甚至還怪西北人自己沒有相當的供給材料，只是道聽塗說，敷衍了事的原故，所以以訛傳訛，卒至把西北各省，簡直弄成了一

個「現代之謎」。我雖然不能相信西北的實況，外國人比我國人清楚，但是相信外國人比中國人注意，的確不是謬說。有人常問我：你們西北有狗沒有？有瓦房沒有？甚至比這還笑話的都有。這些話就是由一字不識的農人口裏說出，我都覺得不對，況且問這些話的爲堂堂的大學生，簡直是國民之大恥，這種原因，是由於史料與教史的先生們的罪過，同時我國人的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的薄弱，對於歷史的不注意，也是一件事實。

第三，西北各省在過去歷史的光榮，固是事實，但是近百年來的退化和落伍，也是無可諱言的，我們不但不應當替牠隱瞞，且還須平心靜氣的研究退落的原因，然後才可與言促進發展的計劃，其原因雖多，而其重要的不外：第一交通不便，文化輸入甚慢，（2）工商業不發達，人民之財富不充裕，（3）雨水缺少或不時，農業無由發達，（4）實業不振，以致棄利於地，（5）教育不普及，一般人民之智識太低，（6）其他。總上數端，則西北之退落，就不能說是無因，可是我們覺得西北在近百年來不是一點沒有進步而是東南各省的進步特別的快，所以顯出牠的不進步，猶之我國在百年之內，不是沒有進步，而是歐美各國的進步太快，所以顯出我國的不進步是一樣的情形。所以有時常遇見同學在談話的神氣上，露出一種輕視西北或看不起西北的態度時候，我常對他們說：你們之看不起西北，恐怕恐沒有歐美輕視中國的那樣利害，那麼可憐吧！這的確是真的。且一立留美的學生說：美國的戲園

子裏的前幾排座子不買給中國人坐，大飯館不讓中國人吃，素唱人道主義的高調的美國人如此，其他的英法更不用說了，我國人雖有鄙視西北的，但總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第四，在前面第三裏邊說的那些西北退落的原因，還可以說是退落的遠因，至於說到近因，那簡直是令人髮指，不忍敘述，自光復後，全國禁煙，風行雷厲，就是西北各省，其煙苗絕株者，垂三四年，彼時西北諸省，尙稱安靜，除河南陝西間有小股土匪盤踞而外，甘肅則冰清玉潔，人都稱爲世外桃源，詎料張廣建來主甘政，利用外邊的紛亂，知道政府鞭長莫及，無力干預，乃特弛煙禁，表面上雖以禁煙敷衍政府，但是實際上則大開便門，藉以搜括，於是陝西河南，一變而爲甘煙的銷售場，使三省人民，受其荼毒，民國九年，張氏棄職，陸洪濤繼督甘政，庸懦無能，一切設施，皆不得當，以致八鎮守使，儼如封建諸侯，各據一方，盡量括削，以充私囊，而對於地方政事，簡之不理，即人民有若何計劃，想爲地方辦些事，還要受他們的干涉阻止，而人民懦于溜威，敢怒而不敢言，不過彼時內部還算安靜，人民尙能安居謀生，只是政治腐敗，教育不良，以及新建設之毫無措施，而陝西已則不然，各股土匪，此爭彼奪，互相傾軋，地方稍有錢者，皆不能免其匪之勒索，漢中一隅，爲吳新田盤距，數萬如虎如狼之匪軍，奢侈異常，視人民如牛馬，任意苛索，道路以目。所謂陝西督軍者，亦不過只有數縣而已。何能說及設施，又何能談到進步？至河南別自革新以後，即爲軍閥必爭之地，連

年兵災，幾成焦土，更不用說是不能談什麼大的進步了。距自十四年馮玉祥主甘，先令部屬劉郁芬率兩師入甘，後因南口敗績，乃大率十數萬餓兵殘將，蜂擁入甘，重整旗鼓，秣馬厲兵，東取陝西河南霸佔西北，自此而後，千古未有之西北浩劫，從此開始，一切情形，天國先生言之詳矣，茲不贅述。

第五，西北各省在馮玉祥的鐵蹄之下，蹂躪了數年，又值連年荒旱，弄的人相食，草絕根，真是慘不忍言，但是西北在今日國家的地位，並不因此而減少而降低，試把我國的地圖打開一看，甘肅是不是在中心，是不是同蒙藏毗連？中央政府如不欲經營蒙藏，則甘肅，陝西，甯夏，青海，固爲吾國邊防要地，如欲經營蒙藏的話，則非先經營甘甯青等省不可，若捨甘甯青而談經營蒙藏，簡直是緣木求魚，膠柱鼓瑟了。

第六，西北各省，蘊藏甚富，若從事開掘，絕不會徒耗公帑，只是西北民力不充，又遭如是浩劫，欲求開闢，勢所不能，故不能不望之於政府或國內注意西北之大資本家，設法投資。所以目前的先決問題，是在趕修隴海路，疏濬黃河，俾於最短期間，水陸俱達到蘭州，然後退據退落的原因，加以補救，則西北各省，足爲我國屏障，以之進而經營蒙藏，則事半功倍，收効自易，否則不惟蒙藏不能爲我國所有，即西北方面，亦將失其門戶，欲求我民族之永久獨立，恐成幻想，俗語說，一趾之傷，難於步履，勿以細小而忽之也。

序 言

天國先生命余作序，反引起我說了這一大片閑話，可是天國先生的這本大著，內容係專就西北十年來之經過實況而言，未能像我之亂說，若無我之閑話，恐讀者看完了天國先生的這本書之後，覺得西北已深入死坑，不想再設法拯救，反失天國先生編本書的最大目的，故不揣固陋而拉雜陳之，附於書端，希讀者加之注意焉。

西北最近十年來史料

一、十年來之社會概況

西北以交通不便之故，外界人士涉足其間者實少，而西北大多數人民，亦多足不出境，罕有遠遊外省者。職是之故，西北內部人民，古風尚存，崇樸可親，出望守助，疾病患難相扶持，優游自得，日過其「出作入息」的自在生活。這種景象，在民國十年前還是宛然如舊，而後乃一變爲兵匪世界，拿今昔比起來真有滄桑之嘆了！查西北匪氛之盛，恐怕要甲於全國；居民一夕數驚，飽受蹂躪，往往大雪嚴寒，人民依然不敢家居；食寢皆危，舉凡夢想不到的苦楚，過去幾年中西北人民，真是嘗之盡淨了。據查十八年陝甘因逃避匪禍，凍斃於冰天雪地之中者，爲數達數十萬，死於兵刃之下者，自不待言，其慘狀實難作一盡致的描述。今將其原原委委一述焉。

在交通不便的地方，那些劫路的毛賊，大約到處多有，西北因地瘠民貧，人民求生困難，這種情形，當難幸免，然而打劫城鎮的大幫匪股，在西北殊少見聞，所以民國十年前西北還是太平世界，外界多以「世外桃源」目之。那時商旅雖不時少有紛擾之苦，而居民乃毫無不甯之慮，自民十四年馮玉

祥佔甘肅，隨下陝豫後，不但沒有把舊有小股土匪使之歛跡，倒反給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衆，弄得匪氛益熾，冠於全國。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說到此地我們不能不源源本本和血和淚的寫出來，以告我國人！

中山先生曾說：「中國農人在全國人數中佔百分之八十五。」孫先生的這話，是照整個中國情勢來說的，若是單說西北，恐怕農人要佔西北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九分了。這並不是說西北土地適農事，實則西北土壤瘠瘦，且因氣候乾燥，雨量缺少諸故，無論何時，農作物不能有十分的收成，不過因爲西北礦產尚未開發，且因交通梗塞之故，工商業尚在萌芽時代，人民除掉死守農業外，別無他業可圖，因爲這個原故，西北人民的衣食住行諸問題，無時無刻均有不足之感，故西北之所謂大家巨富，不過是一年之得，僅足供一年之用而已。甚至豐年樂歲，尚有號寒啼飢之聲，而當局重征暴斂，強捐苛收，一般人民，初時尙死命忍受，以後真是無法接應了，但是「公事要緊」猶狴虎狼，頻頻催促，稍違卽有殺身之禍，於是不得不棄業爲匪，以在死路中求生存焉。憶及民十七年八月，余因事住陝西汧縣東鄉友人王姓家，與農人李尙喜者比鄰而居，李家在前三四年，尙稱中產之家，積有現金數千元，生四子，都是勇壯少年，民國十年前其境內尙稱清平，這家努力農耕，勤苦有加，所以每到年終，必有贏餘，惟生性鯁直，故不得鄉紳之悅，該村紳士劉戰彪，乃十數年的老紳，因爲辦款得力，所以深

得歷任縣長的嘉許，後來不曉由那箇縣長呈請省府予以褒獎，並賜「急公好義」油漆木扁一面，高高懸在劉氏的大門首，因此，這劉氏的聲威一天大似一天，這裏人說：「近村左右數十里的人家，凡在他管轄區域之內的每逢舊曆四季八節，定饋送極優厚的禮物，如果千方百計，能想法子得了他的歡心，那就要算三生有幸呢。在派款時總可以減輕一點，單這李尙喜偏不解這門徑，他不但不能給劉紳家送禮物，並且從來沒有上過劉家門，在他到底覺得替人家那樣恭身下氣，真是羞恥過伙啊！所以難怪人家看他便是一個不覺世故畜牲，他雖然不是這村裏的上戶，但是他每次出款，還在那些大富人家之上，由民國十五年起，直到十七年，每年平均總要出款八百餘元，糧四五石，柴草也在千斤以上，起初三年，他還勉強支持，漸漸將所有的積蓄捏空了，連那祖先的遺業，幾十畝田地，也漸變賣了。當我住在那裏時，李氏家裏，天天總是人聲鼎沸，噪個不休，且時時微微聽見拷打的聲音。還有那婦女的啜泣，和男子的乞憐聲，像那「老爺！饒命！」「咳！緊辦呀！」這一類的聲氣，常常在我的耳鼓裏迴響着，有時我睡到半夜，正在夢到香甜的時候，呼的一聲怪叫，便把我驚了醒來，細聽不是人聲的叱咤，便是鞭棍的聲響。這樣一個可憐的人家，使我一個過路的行客，心中惻憐起來。後來我細細在友人家裏詢問，才知他是真不會應付環境的一個老頭子，聽說他的四個兒子，因為避免捉兵，避免索款，早已潛逃出家了，家裏所在的便是這個老人和四五個老少婦女，因為某次的派款，還沒繳清，所以那些

催款的委員，和催款的兵警，天天守着他家，現在把李老頭子幾乎拷打得要死，幾個女人，也被欺侮得不像樣子了。

停了幾天，該地人民譁傳李氏四個兒子，已經入了某股土匪，並且來信叫鄰舍少年前去入夥，因而村裏迫於公款，沒法度日的，都去那處落草，嘯聚得五七百人，天天在那附近處打家劫舍，聽說裏面有馮軍的逃兵百數十人，個個攜有槍彈，聲勢洶洶，八月十五日夜，天氣清明，一輪明月從山頭湧出，照得大地銀白，這時各家雖然因為被馮軍壓迫太甚，沒有興趣來償這佳節，但是總不免有對月生情之感！憶起當年太平時節，在這中秋的月夜，是何等快活，現在居然把這些心情，都久已死去，所以在這夜該地的人家，是倍加悽惶了！

夜十時半，各家大約都睡熟了，忽的一聲炮響，從莊東嚮起，轉瞬間，殺聲如雷，轟動了一個全村，我因為穿着一個寢衣，於起來不穿衣服，急忙跳出後牆去，則見村中火光迸天，槍聲如連珠，村中十分擾攘，兒號女泣之聲如鼎沸，約須經過四個鐘頭，才閃然散去，我也狼狽回來，幸友人家安全無恙，到此日詳細調查，村中被殺三十人，（裏面有八個催款的）傷十人，財物劫掠一空，鄉紳劉氏被烙死，身上烤得焦黑，房尾亦悉為灰燼，李氏四子，為報仇而殺劉氏均宜，然連累許多無辜何？此亦所謂「戒門失火殃及池魚」一此或以官逼民變之所致也。

國民軍馭軍手段，極爲慘酷毒辣，軍隊稍有過犯，輕則苦以軍棍，重則以刀割爲罰，或活埋土坑中，或剥皮剔足，種種不一，我曾親見過處置一個士兵的慘狀，這因與本題稍有關係，故贅述之。

民國十六年，馮部孫良誠師由蘭州開往西安，過陝西乾鎮，軍隊歇了打尖，旋見一個軍隊牽着一個身着單衣，赤着雙足的少年。拿繩子穿透兩個耳朵，好像牽得一個猴子似的，吃罷飯有一個營長集合許多隊伍，到個廣大場裏面站定，將那少年也牽進場裏來，於是這營長向兵士問道：「他是一個甚麼東西？」兵士一齊說道：「是個兵。」營長連忙把眉頭一皺說：「什麼兵！他是個反革命。」繼又說：「怎的他是個反革命呢？因爲他，哼！他不守我們的軍紀，昨晚吸燈的哨子吹後，他還在那裏遲遲不睡，高連長查見了去申斥，他又不敬禮，這真是侮慢官長呢！」這你們說應該以什麼罪？」兵士齊聲說：「打二百棍子，」營長連忙搖頭道：「不行不行，你們看我的處置，」於是叫把這漢子捆翻在地，先命一個兵弁把根粗繩子在水裏浸濕，然後在那人屁股上加力去打，打的那人叫苦不迭，足足打了半個鐘頭，已經皮肉開綻，鮮血淋漓，打罷又叫把鼻子割掉，又把兩個眼睛剜掉，剜的一聲怪叫，真能慘透人的心肝，果然兩個血肉模糊的黑珠子，剜出來掉到地上，還在那裏哭哭的跳，繼又把耳朵陽物一齊割掉，那人只是氣續一續，不能作聲！最後在鎮外掘了一個三尺多深土坑，便將此人填了進去，看的人個個目瞪口呆，半嚮換不上氣來，那營長又很得意自若的講了些話，大意便是「他是個

反革命，所以應該這樣處置他，你們犯過，也是要受同樣的處分。」最後又問：「你們敢犯過不敢？」兵士一齊說道：「不敢。」說罷然後解散了。我很奇怪，犯了那們一點小過，便會這樣慘酷的處置人？我被好奇心驅使着，不得不調查這是情的原委了！於是我向個說話同我們一樣的兵，叫了他一聲「老鄉，」不錯，原來真是老鄉，他的家鄉和我的家鄉在一個縣上，見了自親熱，我就問他這事的來歷；我說：「犯了那樣一點小過錯，便會這樣處置嗎？」他說：「咳！管什麼犯過不犯過，」這裏邊不比旁處，殺個人真容易呢，官長一動氣，那是喜歡殺誰便是誰，「他又說：在這裏邊做軍隊，把人真當作豬狗看待，受不了呀！」觀此，怎的不都逃出去做土匪呢？查馮軍的部隊，如果要偷跑時，絕不敢一個人獨自出去，定要聯合十數人或數十人一齊攜械潛逃，才不致發生危險，假如有追兵來時，還可以和他們對抗，這些人逃出去，當然不會再到田間去，過農民生活，他們不是自樹一幟，收招各處失業壯年，做打家劫舍的勾當，便是去投託大夥，和馮軍對抗，所以越鬧聲勢越大，地方上越不安甯，人民受的騷擾越深，現在西北各地土匪當中，裏面有國民軍的逃兵，總計當在數千人以上，目下此輩都是缺乏訓練，頭腦均極簡單，不知轉入正軌，只是奸淫搶掠；苦害鄉民，弄得西北人民有田不得耕，有家不可歸，轉徙流離，備極慘苦。

甘肅導河（舊河州）爲回民根據地，其民向與漢人有種族界限。晚近因風氣稍開，回民腦筋，殊不

若往西的那樣蠻橫執拗，所以近來回漢間之感情，亦漸覺融洽，惟住居河州之各種民族，因為應付環境計，故自然養成強悍嗜殺之習慣，而尤以回族爲甚，該族於兒童年幼時，即教以擲石，跳坑，打靶等事，故性情均極好武，且負性喜團結，尤易於結夥成羣，一旦有事，一夫大呼，應者四起，歷來官庭，多側目而視，或以計籠絡之，即征糧索款，均不能過予以苛求，如是方能相安無事。民國十七年，馮氏所委河州鎮守使趙席聘，係一兵弁出身的武夫，粗而無謀，到任以後，不會以計籠絡，制服回民，而派款徵糧亦視同他縣，其抗不交納者，而處置方法也與他縣相同。十七年間馬匪廷勳。藉此揭竿，禍端既開，殃哉我民，而剝削骨髓之馮軍乃遂日與此類相敵，但，馮軍唯恐軍旅有損，何顧人民，故不出大兵思謀消滅，而用姑延政策與之周旋，結果彼類日聚衆多，聲勢漸大，故操左殺右焚之故技，殺人民，自此而後，我人遂任其宰割，馮軍亦無可奈何，于日屋舍全被焚燒，財產悉被掠奪，人民慘死於刀刃而爲無告之冤鬼者達二十餘萬人，嗚呼我人！殘哉此類！

變亂既興，當事者不知積極剿殺，而又嚇使臨洮一帶民團，渡洮河與之撕殺，臨洮漢民，見近年回漢間衝突殊少，現醜類既藉端反變，官方自應收捨，而人民不應參與，恐惹禍根，但當局以武力催促，不得不與變民互相慘殺，而敗類又藉種族號召爲亂，于是無識者日從之衆，踐殺漢人亦多，自此回漢間仇恨乃起，回匪不時渡河焚殺，洮民備受苦楚，當局則反坐而不顧。四月間回匪以全力攻導河

。誓以死力奪此城，果於圍攻二日而城陷，河州既失，甘主席劉郁芬即親往督剿，是時涼州馬廷賢，西甯馬仲英，均先後倡亂，而河州回匪聲勢亦極大，當局即飛電馮氏求援，馮先後派隊向涼州河州各處進剿，經半月始得克復河州，涼州，鎮番，平番等處，回匪既在河州失勢，即聚集萬餘人由甯定援臨洮，隴西，漳縣，武山，伏羌，通渭，秦安，清水，靜甯，固原等處，所過之處，焚燒劫掠一空，殺人動輒數千，一股雖由吉鴻昌師尾追，然相去數十里，而終不可及，反使匪後又遭兵禍，人民愈不可支，此股復由固原折回靜甯，過會甯，定西，通渭，武山，漳縣，臨潭入河州，與馮軍又支持半月，彼見其勢不敵馮軍乃退循化，由循化至貴德，繞西甯，湟源，湟源城破後，被殺三千陸百餘人，後乃直趨甯夏，甯夏失守，馮軍吉鴻昌率部往援，二十餘日後始克復，該股乃竄後套一帶，後又反攻甯夏一次，亦未得勢。

總計此次匪患，騷擾遍全省，爲時四五年，殺人逾數十萬，財物損失無算，甘省自同治七年後，此爲最大一次，此全是當道者爲自己利益計，不能澈剿，使垂死同胞，復受重大之創傷誠可慨也。

本來做土匪的人，便不會講到人道，他們的營生，便是殺人，放火，強掠，奸淫，拷苦，……許多勾當。不過，現在一切進化了，土匪也應該亦文明一點，他們既以劫取財物爲目的，那你設法能夠取得財物就算完事，何苦要那樣慘無人道？呢但是他們並不能想到這些，他們總覺得怎樣殺人有意思

；什麼「倒剝皮」啊！「大卸」啊！「倒點油燈」啊！「穿心心透」啊！「上下通」啊！「切瓜」啊！許許多多，拿殺人去開心，弄玩意兒，真是離奇極了，在現在世界上恐怕除掉中國的西北，這些離奇的事情，是再難找得到的，今日把西北土匪的那種慘無人道的暴行分開說說：

土匪每開一個城鎮，或是跑到一個鄉村，他們也是分工合作，派定一部分人去搶掠財物，一部分專司殺人，一部分去焚燒屋舍，各司所職，不能相混，殺人真是怪極了，他不就一刀搨死，總還要細細做作，他們殺人有許多怪異的方法，像前面說過的那許多，最慘酷不過的。便是「活剝皮」，「剝皮也有幾個方法，一種是先在厚皮或粗麻布上醃以糶膠，把人身脫得精光，然後把那膠布或膠麻布貼上去，再停一時許，使麻或布漸漸與皮膚密結，然後由數人用力去剝那人的皮膚。便片片落下。沒有皮的人，也還能說話，不過身上血肉模糊，真不像一個什麼東西。土匪剝去人皮後，也不殺不砍，令其自生自死，你想這人既不得生，又不能死，是多麼慘酷啊！還有一種剝法也妙，先在人頭上用冷水浸濕，再以手拍得數下。然後拿利刀微割一縫，緣縫灌以水銀，便可把人皮剝成一條筒子，那人也不能即死，只是氣息悠悠，哼哼的叫！下來便是「大卸」，他每捉來一人，先細細拷問一遍，無論你是貧是富，也總是要你性命，假如是要大卸，也先要剝去上下衣服，然後上木椅先割去兩鬍耳朵，後割兩臂，再割兩腿，這人還不會死，然後剝出心來，或刮掉頭。「倒點油燈」是在人身塗滿了清油或火油，

又把棉花拿油蘸後，遍揩身上，再從頭上點起火，便呼呼的着起來了，到火着完後，那人已經燒得焦枯，沒有人形了。「穿心透」是在人胸膛上擱個大窟窿，在窟窿裡穿進一個木棒，由兩個人抬起來向各處跑，土匪即以此取樂。「上下通」是由人的肛門裏擱進一根長矛，可以一直透出口來，那人即可立死。「切瓜」是最簡便，把跪着人在頭上橫一刀，豎一刀，把頭切成四塊，煞像切瓜，此外還有許多不便詳述，總之凡是越加毒慘的，他們越是愛做。

土匪看見女人，決不放他過去，總要百般凌辱，施以極野蠻的行動，他們捉住一個婦人，也不顧羞恥，便在大衆面前宣淫，假如婦女的父母在旁，他們便故意捉到眼前去奸淫，或四五以輪奸，或十數人輪奸，父母們只有掩面欷泣，那些年弱的婦女，受了這番侮辱往往立刻死去。即匪在澎湃的腹部，一刀挑開，內部的東西一下直噴來。且十歲左右的小姑娘，他們也奸淫，最可恨的，是把姑娘的母親，拿長釘在四肢釘在地上，又把小女擱上母親的腹，然後肆意奸淫，淫畢又拿尖刀一直擱陰戶去，可憐小小兒女，都顫慄而死，有拿刀子把小孩們排挑起來，在空中輪轉着，血水便亂滴下來。

土匪一面任意搶取民間財物，一面縫人便綁，綁後即以極慘忍之方法拷苦之。本來捉住的都是窮鬼，但他那裏肯信，總說你是隱瞞不肯實說，就拿種種方法來處置，有架起大火，把人擱在火上，白白燒死，但燒死也不過是個窮鬼，或在五指上擱進小竹籤去，那怕你疼痛要死，他總不管，或在你的